

西方心理学史

李汉松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苏渭昌

西方心理学史
李汉松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348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

ISBN 7—303—00064—x/G·54

定 价：2.65 元

目 录

前言	潘菽(1)
第一章 绪论	(4)
第一部分 哲学心理学时期	
第一篇 古代欧洲：灵魂官能心理学	
第二章	古代欧洲哲学和医学中的心理学思想.....(19)
第三章	中世纪神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艺术中的心理学 思想(35)
第二篇 近代欧洲：意识的经验心理学	
第四章	16—17世纪西欧的心理学思想.....(45)
第五章	18世纪英国的经验心理学和联想主义心理学
第六章	18世纪法国感觉论和德国先验论中的心理学思 想...(82)
第七章	19世纪英国的联想心理学和进化论中的心理发展 观(90)
第八章	19世纪德国的意识心理学.....(104)
第二部分 科学心理学创建时期	
第三篇 近代末期：实验心理学的诞生	
第九章	19世纪欧洲神经系统生理学和感官生理心理学的 概况.....(119)
第十章	心理物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兴起.....(128)
第十一章	冯特和他的实验心理学.....(145)
第十二章	19世纪末欧洲心理学的新动向——动作(意动) 或机能心理学思潮.....(157)

第四篇 现代西方：机能主义心理学

第十三章	意识心理学危机和构造心理学.....	(175)
第十四章	美国实用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186)
第十五章	机能主义和联结主义.....	(206)
第十六章	麦独孤的目的心理学.....	(223)
第十七章	行为主义.....	(238)
第十八章	格式塔心理学.....	(249)
第十九章	精神分析.....	(274)
第二十章	新行为主义.....	(307)

第五篇 当代西方：结构主义心理学新思潮

第二十一章	人格心理学.....	(331)
第二十二章	生理心理学.....	(355)
第二十三章	认知心理学.....	(374)
第二十四章	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	(388)
回顾和展望.....		(412)
编后.....		(432)
译名对照		

前　　言

李松汉同志这部《西方心理学史》是在好几年来教学用的讲稿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充实而写成的。它的内容比较详赅而又繁简适中，论述也比较扼要而明晰，因而受到听课学生的欢迎，使他们能在理解心理学这一学科的意义方面受到应有的启发。

这部心理学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编写的体例方面有所创新。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叙述由古希腊到近代的心理学发展史实，第二部分则从横的方面论述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概况。这样也就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阶段性和略古详今的原则，使学生和一般读者对心理学这门重要科学的渊源和现状能获得一种较恰当的全面理解。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企图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指导来论述心理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到了今天，写一切历史，做一切历史工作，都必须这样。写心理学史，做心理学史的工作尤其必须这样。作者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作了颇大的认真努力的。他在心理学史上至少对比较重要的每一学派或每一个人的一家之言都要试图说明它的社会历史背景或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原因。这是很值得赞扬的。当然，要作这样的阐明并非容易。作者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不够成功之处，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对这方面的问题能予以那样的注意并作出那样的努力来试图解答，这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他这样做了，如果有人或他的学生能跟上去，继续这样努力，就一定会在这方面逐步取得所期望的成功。

这部著作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那就是它着重指出讲解

心理学史和学习心理学史的目的的重要性。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定的目的并要有明确的目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有而不明确，我们就不能把事做好而取得应有的成功。目的也有高低之分。如果把目的定得高一点，我们就会作出较大的努力，因而取得相应的大的或较大的成就。如果理想的目的不能完全达到，那也可以取得比较合乎理想的结果。如果定的目的低而又模糊，那就很难做好事情。本书作者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和学的目的问题，这是很对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我们讲解或学习心理学这门重要科学的发展史，应该抱怎样的目的呢？我们要研究或学习种种历史，所有的目的都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鉴古知今”，那就是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现在和今后努力的参考，以期把有关的工作或事业继承着做下去并做得更好，以适应我们做好当前工作的需要并把有关的事业向前推进。我们有时候把历史称作“鉴”或“通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理学尤其需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学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但没有完全走上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它虽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宣告脱离开哲学的藩篱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至今还是受着种种形式的二元论或唯心论哲学的缠绕和束缚。它所经历的道路是十分崎岖不平、曲折多歧、坑洼处处的。它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艰难地走过来的。虽然也取得了不少可观的科学成就，但它的漫长经历中确有许多“前车之鉴”，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予以总结以供吸取，以利于惩前毖后地继续前进。这就应该是研究心理学史和学习心理学史要明确认定的目的。如若一时难于明确认定，只要不断努力以求达到明确认定。一切历史的研究都应该是为了要“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生活在现在的人要把历史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鉴古”，必须“继往”。“鉴古”是为了“知今”，“继往”是为了“开来”。要“知今”，要知道现在的事情怎么办，就必须了解过去的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要“开

来”，要为今后打开更好的局面，就必须研究以往的事情，懂得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明白应该走什么道路，不走什么道路。讲解和学习任何历史都需要能达到或明白这样的目的。讲解和学习心理学的历史，由于上述理由，尤其需要明确并争取达到这样的目的。讲解心理学史如若不能使听的人或读的人对心理学上怎样“鉴古知今”或“继往开来”有所领会，那就会等于白讲。学习心理学史如若结果不能对心理学上怎样“鉴古知今”或“继往开来”有所懂得，那也就会等于自学。

现在心理学的发展已到了必须进一步摆脱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哲学或唯心论哲学的缠绕和束缚的重要关键时刻了。上述的目的问题对努力于心理学工作和学习的人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书的作者也显得已深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企图作出努力以负起这个责任。但在本书中他的努力效果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却不能妄加估量。但可以肯定一点，他企图负起的这个责任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他还有不足之处，那也应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能企图作出这样的努力，就是很值得赞美的事。他这样做了，如果能有较多的人也这样去做，他的那种意图的充分实现也会更有把握并早日达到。我们希望这一天在我国能早日到来。

本书作者所担任心理学史课原是由郭一岑教授担任的。后来由他和彭聃龄同志共同担任，郭一岑同志逝世后，则由他一人担任。他写的讲稿和在讲稿基础上写成的这本心理学史也曾用郭一岑教授讲课时所记的笔记作为一部分基础。故在这本书中也有郭一岑同志的一部分贡献和彭聃龄同志的一份劳动。这是本书作者自己已有说明的。我们在这里再提一下以作为对郭一岑同志的纪念。

潘菽

1982年4月11日

第一章 絮 论

任何科学都不是突然产生的，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研究一门科学，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才能掌握这门科学的完备知识。有了一门科学的历史知识，可以避免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少走弯路；可以防止重复已解决了的问题，加快研究步伐。了解一门科学发展的进程，而且是对该门科学的已有知识和理论进行再一次分析、综合和提高的过程，它能使人们加深认识，增进本学科的业务水平，以收综观过去，明察现在和预示未来的效果。这是研究任何一门科学史都会具有的意义和目的。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心理学是一门尚未成熟的科学，学习心理学史比学习其它科学史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复杂、抽象，它和研究人脑的奥秘密切相关。两千多年来，西方的人们在十分坎坷曲折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至今也还缺乏成熟的科学结论。心理学的这种现状，决定了研究心理学史的迫切需要，也决定着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独特性。

第一节 心理学史的对象

心理学史的对象，是研究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包括关于心理实质、身心关系和研究方法等心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获得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

一、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虽然，心理学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肯定

的答案，但是，经过人们世世代代长期的努力，毕竟已解决了许多问题，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例如，古代人把心理看作神秘的灵魂，近代人认为心理就是经验，或者意识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心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客观现实的反映，或者说这是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古代人对心理是什么和怎样活动的问题，只作一些臆测的思辨，模模糊糊地猜想到某些心理活动的特征。近代人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心理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发现了一些心理活动的规律，建立初步的科学心理学。现代人则进一步利用当代的精密仪器和控制条件的方法进行实验研究，加深了认识。例如，当前西方心理学家在智能结构、记忆机制和反馈系统以及情绪情感的生理机制上都有不少新的发现和成就。心理学史就是研究人们关于这些心理学的知识获得和理论概括的主客观条件及其进展的规律，它是以人们研究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对象的。

二、心理学发展的条件

一切历史规律都受各个时代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同样受不同历史时代的主客观条件所制约。心理学发展史的事实表明，制约着人们获得心理学知识、提出其理论的条件，主要有两种：一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实践和科学水平；二是当时人们看问题的思想观点。这两种条件又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着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生产实践和科学水平的客观条件，制约着人们主观上观察问题的哲学思想；而人们的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社会和心理现象的认识。因此，每个历史人物在观察问题和研究心理现象时，总是受他个人的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制约的。这就出现了不同时代的，或者同一时代的不同人们对同一心理事实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同一知觉现象，古代人说它是灵魂的一种官能，近代人认为是感觉的复合，行为主义者华生说它是感觉器官对刺激物的反应，格式塔心理学者把

它看作脑中物理场的改组。同一个内省法，冯特和铁钦纳认为是研究心理学的唯一方法，华生则完全拒绝。这样一些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看法和主张，错综复杂地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交替地出现，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完全阻止反而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呢？

研究心理学史就是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实践和科学水平，以及在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交流和争论等条件下，人们所提出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和思想体系中探索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所以说，心理学史也就是研究人们关于心理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史。

第二节 心理学史的任务和目的

任何科学的对象决定着该科学的研究任务，而社会向科学研究所提出的任务，又是该科学的研究目的。科学的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心理学史的任务

心理学史的对象既然是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而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又受许多条件所制约，这样，正确地分析这些条件，客观地反映其发展规律就是我们研究心理学史的基本任务了。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本世纪初前后，围绕着心理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出现了反对冯特传统心理学的许多学派，引起了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所谓“危机”。当时一些心理学家为了克服“危机”，寻求引起危机的原因和解救的办法，着手总结经验。本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西方各国出版了几种心理学史著作，在我国解放前已译成中文的就有三种即：陈德荣译，匹尔斯柏立著的《心理学史》

(1929),高觉敷译,波林著的《实验心理学史》(1929)和谢循初译,吴伟士著的《现代心理学派别》(1931)。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西方心理学的发生发展情况,对我国的读者了解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和现状有很大帮助。我国不少书刊和我们在以下各章的正文中不时引证了它们的资料、思想观点和论断,显示出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指导他们总结经验的思想观点是欠正确的,因而这些著作往往成为历史资料的堆砌、或者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有所偏爱地加以取舍整理。例如,波林在他初版的《实验心理学史》中表示,他是围绕历史人物的人格编纂史料的;吴伟士则自称以“中道”的立场调和折衷地选择各种观点、资料。读了这些著作,对于我们增加心理学的历史知识无疑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心理学发展的规律性知识则比较少,或者说是不明确的。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吴伟士和波林对他们的初版著作作了修订。在修订版中,吴伟士(1948)把自己的“中间道路”说成是机能主义的;波林(1950)强调了“时代精神”对心理学家思想的影响。1975年舒尔茨的第二版《现代心理学史》^①也有类似波林的主张。但是,他们从实证主义立场来解释时代精神,在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原因及其规律上,用主观的社会思潮代替客观的时代精神,因而未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例如,舒尔茨说,冯特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这个时代精神就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其实,他是用当时西方的社会思潮代替19世纪科学发展的客观的时代精神,因而歪曲了当时心理学成为独立科学的时代历史背景。^②

①在拙著出版前,以上各著作都有中译本出版,可作比较。

②关于当时科学研究的时代精神,请参看拙作:《冯特在心理科学实践上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心理学报》1980年第2期,和本讲义第十一章。

我们知道，冯特一再宣称康德和赫尔巴特对他的心理学思想的直接影响。然而舒尔茨为了证实他自己上述的观点，在该书第二章“哲学对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中却整个儿地排除了德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只把法国笛卡儿和英国洛克的传统思想作为冯特等心理学的思想背景。其实，从该书的前后结构看，舒尔茨的这种做法，无非是为了给行为主义找历史根据，显然是不妥的！

由此可见，要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完成本学科的研究任务，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发现和搜集到反映真实情况的历史资料，才能正确地分析影响历史资料所由产生的诸条件，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从资料方面说，上述的几种心理学史著作也是有缺陷的，因为作者的观点影响他们确定搜集资料的准则。因而，一般说，要能完成研究心理学史的任务，须有两个条件即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足够数量的能真实反映历史事实的资料。然而前者总是影响后者的取舍和利用的。

二、心理学史的目的

“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是我国人们学习和研究西方心理学史的目的。

“古为今用”，应该是，而且首先是要要求客观如实地反映心理学史的发展规律，以便为今后的心理学发展指出方向，明确道路。只要所发现的规律能真的反映事物的本质，那么这类规律就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对心理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嗣后情况变化，旧规律失去作用，在出现新条件下出现了新规律。但是，新规律总是由构成旧规律的诸条件中产生的新条件决定的，因而新旧规律因新旧条件的联系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这样，循此以往，推陈出新，以至无穷地推动着和指导着人们对心理现象规律的认识，从而推动着心理学发展。只有这样来理解“古为今用”

并按此进行研究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研究心理学史的目的。否则，如波林那样，只按当时(1929)冯特实验心理学的模式去搜集资料，编纂历史著作，就会象他那样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者应该载入史册的其他人物和事件排除在外。1950年波林在修订版中虽然作了弥补和改正，但是，一方面他宣称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史上的达尔文，另一方面又为他已定型的《实验心理学史》框架所限制，无法给弗洛伊德如他所尊称的相应地位，不得已只在“动力心理学”的名义下，将精神分析者弗洛伊德和吴伟士的动力心理学，麦独孤的目的心理学等拼凑成一章附在末尾。读起来令人有名实不副、削足适履之感。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也有用现代的西方心理学史去适行主义之履的缺点。如果照此办理，那么自本世纪50年代末出现行主义危机，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兴起后，当年被行主义者华生拒绝研究的意识、意识状态和自我，如今又被列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甚至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形式和内容分开研究的思想，也受到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研究者们的赏识，将又怎么办呢？是否又要适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之履重写历史？如果是这样，那么心理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势将永远在初创或探新阶段。可见，波林和舒尔茨用来编写历史的标准和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研究并汲取了现有心理学史著作的优缺点之后，决定把我们的讲义编写成《西方心理学史》即通史形式是可取的。我们尝试从古希腊开始按心理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按历史发展的情况分阶段进行逐段研究，直到行主义发生危机，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和结构主义倾向出现为止，力求做到“古为今用”和“略古详今”的统一，以便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和丰富的历史资料中探索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客观规律，达到指导今后研究工作的目的。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研究历史和编写教材分开。研究工作必须详实而尽可能占有资料才能发现规律；编写工作是将研究

结果，有选择地概述历史规律。决不是只从编写任务出发用今天的心理学模式作标准去选择资料，造成削足适履。为此，那种以写科学史为名，轻视对前科学的思想史研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古为今用”，还必须和“洋为中用”相结合。我们研究的西方心理学是在西方阶级社会(从古希腊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各历史阶段代表人物的思想和理论或多或少会打上他们的阶级烙印，西方各国的传统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特点，也总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学思想，因而在研究西方心理学史时，必须运用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结合起来。

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研究西方心理学史既要反对为历史而历史和“崇洋媚外”、脱离我国实际的态度，也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排外”的立场。历史上的西方心理学者长期来蒙受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缠绕，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支援，因而进展缓慢，缺点错误不少，至今还是一门未成熟的科学。研究西方心理学史，如果忘记了或者看不到这些情况，以讹传讹，就会迷失方向。与此相反，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前人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和理论观点进行过细的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对历史遗产一概排斥或否定，也达不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目的。

所谓“科学无国界”是指真正的成熟了的科学而言。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法，就是为了摒弃一切为阶级偏见所歪曲了的理论渣子，使心理学成为纯正的科学来为我国心理学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所以，就我们目前的情况说，“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目的，恰好同对待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上的遗产，采取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

第三节 心理学史的方法和原则

刚刚说过，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是一致的：目的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方法是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法，具体说就是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和阶级分析法的统一原则。其实，这一个原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研究西方心理学史时的具体应用。

第一，事物总是互相联系着的，历史人物获得的心理学知识和提出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体系，也是彼此联系着的。其中有必须批判的思想，也有值得保留的传统知识，也有新发现的事实和理论，因而运用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和阶级分析的统一原则进行分析、比较，就能较全面地考察问题，防止只强调阶级分析而忽视历史的发展观所带来的片面性。以冯特为例，在哲学上他是新康德主义者，他的心理学体系也是个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如果只凭这些，就看不到他有科学家的自发唯物论倾向，顺应了19世纪科学发展的潮流和心理学发展本身的规律，提出了实验心理学和创建心理学实验室的历史功绩，那就难以通过对冯特的全面分析和研究以反映当时心理学发展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当然，也就难以有批判地保留和改进他的科学遗产。

第二，历史意味着过去，过去是由人们的种种实践考验谱写的。心理科学本身的实践是考验和识别心理学的知识理论及其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是否正确的标准尺度。只有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历史环境中考察，看他是否推动了心理学发展。凡是推动过心理学发展，经受过历史考验的都应该有所肯定。也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和理论在历史上曾起作用，但后来为更先进的知识理论所代替，然而仍不应抹杀它们的作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前面提到过的笛卡儿、冯特、铁钦纳乃至亚里士多德等等都属这类人

物。总之，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当年的一些历史人物曾为其雄心勃勃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作过努力，有所贡献，虽然这些体系后来因心理学的继续发展被时代所淘汰，但其中的某些方面却为科学机体所吸收成为新心理学机体中的细胞组织存在着，并和新机体一起推动了心理科学的发展。这是科学中“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它是遵循着科学实践的考验发育成长，开花结果的。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桑代克的学习理论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历史遗产。因此，凡在科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心理学机体的发展授之以养分，辅之以组织的历史人物，均应受到肯定。

但是，决不能实用主义地对待历史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是有根本区别的。其中包含着真理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宗教迷信对某些人是有用的，古今中外也得到相当数量人们的拥护信奉，但它毕竟不是真理。行为主义支配西方心理学长达50年，在一个时期内许多心理学家都成为行为主义者，直到1975年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还奉之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但是它拒绝研究意识，片面强调研究客观的行为，将主客观统一的心理现象割裂开。历史证明，行为不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对象，行为主义不是心理学的科学真理，终于发生了危机。因此，必须运用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分析行为主义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以能够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从而揭示出它所依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然后将其思想上的谬误和知识上有用的东西加以区别，保留下部分对当今心理学还有价值的知识理论，抛弃它错误的东西，这才算正确地贯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说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即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和阶级分析法的统一，是研究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从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总体看，即从历史主义的发展观看，一部西方心理学史既有思想理论演进史的成份，也有心理学

知识累积史的成份。它们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互消长，不能或缺的。

如果说西方心理学史仅仅是两种思想路线斗争史在心理学研究上的历史反映，而忽视心理科学知识的积累对心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那就会重蹈过去粗率地对待历史遗产的覆辙，甚至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把心理学说成为伪科学，也不承认冯特在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上的历史功绩，等等。与此相反，如果把心理学史仅仅看作是心理学知识积累的历史，而看不到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有助于观察、发现新的心理事实；同时，新发现的心理事实又能反过来推动或者矫正理论，那也是欠妥的。笛卡儿是唯心论的二元论者，但是他利用了力学的机械原理并结合生理解剖的知识提出反射的思想，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冯特也是个唯心主义者，他却利用了生理学中的“过程”这个概念，提出了心理过程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实验研究的主张，创立了科学形式的实验心理学。我们对待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如果只看到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而看不到他们在科学实践中利用某些科学知识为心理学作出的贡献，那就分不清历史上的心理学是如何在理论演进和知识积累的相互促进中成长起来的辩证关系，也就看不到历史人物是如何利用科学知识为其思想路线斗争服务的。从而也就难以做到在西方心理学发展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中鉴别是非真伪和确定正确的方向，以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

总而言之，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发展观和阶级分析的统一是研究西方心理学史的基本原则，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研究西方心理学史中的具体运用，它是我们达到“学以致用”目的的锐利武器。在下一节，我们还根据这一原则对西方心理学史进行分期分阶段的研究，试图进一步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规律，以期逐步达到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任务。